
管子權

管子榷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評 鄙人下士之於餘也無足觀可芟　此等点

何頻下解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强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

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敺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

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歐
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
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
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
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
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
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

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羣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

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
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
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愬事
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
微賤者無所告愬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
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
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
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
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

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

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

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

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

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

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頻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

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

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斧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

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踈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

咎所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

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内於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評解尾忽附問答一條未删之草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

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强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

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

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

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刼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

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鬲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

所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
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
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
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
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
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
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

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險

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為也故

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設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

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

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
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
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
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
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
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
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
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

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强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

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汚之吏在
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
佼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
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
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
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
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
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汚

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慝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

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稱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

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

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

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

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

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

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

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

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
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
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
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
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
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
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
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

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

二十五日之內

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衢籍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衢求幣焉與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演 內戰之說聖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函風小正之

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筴乘馬
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意農而兼之振衆于傅于
術矣術病道利飯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筴
之於國而收其上封不如下儲防漸不如嚴始大
受不得小利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為仁不
遺利術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桓公曰善哉筴
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
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
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徵而織歸於府者

然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

公曰為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

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畆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演馬之乘在御以筴為進退緩急九筴取義于此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為緩急高下而廢居猶筴乘馬也度國舉筴之綱筴之詳在下然亦數畫之矣總以穀為主用所入陳出居賤化貴而以資耕實羅設民為權而自行其筴貨略倣國服而更甚之大要即後四民並皆出收泰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激民者兼之子息而此撩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籌而坐贏貿遷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

後世論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筴乘公

私義利伯王之辯也主夫奪筴大夫家之貸筴

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

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主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illegible]王制三十年之通制國歲歲三分之說也此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貯行笑其上下之分准為閒閡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

令補其流民得其資國入其廩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闔在上無求於民凡所謂不足皆凶年也脉於加之義則且為措充積征實其口矣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前無狗後無彘無畜業之貧家非游民則窶子也歲穀不能自食則以庸而官饒之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主役庸和

者弛有業之息假自力于糊口庸者庸乏生之窮
得力食于官工後世救荒往往集衆興役活飢民
一戢亡命二團聚盜三安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
加不足以流教而平糶此庸不給以分救而予食
所謂平國筴也令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
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
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
無饘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
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

之數亡也。萊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
重則見射。此鬬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
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
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
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
而功地田筴相圓。圓通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則
年之豐凶與地之高下年在時地在壤合而通曰
相圓獨貴獨賤時筴也上史閒壤下壤壤筴也滿
補閒闔則筴乘持流之數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

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通上不以筴持流而使澤下流失其准守也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通閒壤閒歲一種即爰田之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

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管子榷第二十一卷終

管子榷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

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適齊諸侯如漢徹侯一等侯也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

績微絨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肥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歲藏十而守五緜素滿

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眾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伏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評 一本鹽鐵官市帳耶文極俚極奇三代有之至漢武以下絶矣俚無奇奇無俚

（按）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末以寬本末為非笑但乎準坐市不可牙山海在天地之間與壤之內非君主民安得主井田而授未有不主于君也况其山川藪澤乎自古山林川澤皆官守之時以弛民今乃一切恣漁采不問今天下為家古一幾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禁煩利出而殺王都侯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則封建廢而天下曠蕩民力優饒秦法豈盡非乎雖然以言曠蕩優饒無如我明矣覆載天地

日用飲食而不知吁謔之澤乎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隱一萮都為隱情而發反而用之奪民之隱為君隱）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也稅）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

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也）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分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

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主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㊀通筴市賈之計帳也禺筴以一禺筴而倒其全也商今之鹽商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

[illegible]

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開一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為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開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

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

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彊而取之則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彊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illegible]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設名有海則亦雖無小而設名有山)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

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
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
糶之釜以
百錢也
通 十五取之百錢出之則息六倍以殘
官之指何太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凡無之事也釜
十五官出之百謂來人者十加五官出者又下十
五總之百加五錢未與其本事也
與用也本
事本鹽也
受人
之事以重相推
以重推謂加五錢
之頼也推猶度也
此人用之數也
彼人所有而
皆為我用之
演 有管海王不可無権鹽鐵論雖然利之孔如
決川一往赴海不復可塞矣翦豪㮆以幽式經

宰權奇之正乎但為君者不可不存此而說欲

管本大病固大詘徵桓天下駭然賈之名加于

天子小奪之禍加于社稷大自古無不喪而興

利無興利而不亡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許　攟其本實輕重斂散之權似乎常平便民之

法悉其穀物于奪收藉之利乃出乎準商賈之

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予毋曰與卿大夫持籌

登壟斷、挾千大駔徵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至
此乎五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僞說耶
夫見乎千乘幾乎揜民而掠矣又且曰斷於彊
令佚去一、至於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
大盜、白晝刦于市哉管氏至此乎聖人舍其鉏
而罪其細同三歸反坫也其為諱耶好事者僞
也齊誣良大夫後惧漢宋天子〇弟皮相文巳
見昂履後人行之如莽之周禮耳其殊耶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其兩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皆計也請求也）王霸

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授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然竭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羨利也羊仍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

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取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

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飲食者謂豪富之家以蓄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所備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違其分所有以然亡不能調其事則富人蓄藏財貨貯積其多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貧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

本趣耕（太說務農疑讀為促）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推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從役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歲適美則市糴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来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

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古莫及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

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以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時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與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

通典養贏謂大賈作不在於田之戶役屬戶而輸出於天下外正沂者矣

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書武是使人毀壞廡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illegible]許校文是使人不[illegible]收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嬴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偏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注）穀人君作民閒一大國戶大

準備之升六之居公藏於細字也凶此定之變也公寄兩從算野也

貴主名可詹而事不給故後儒有疑周禮論亦于國服采之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若非也經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謂約取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言欲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我欲於人但藏守利德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深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

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西而受敵謂之衢國〔注〕

本議不了忽起案三國大發議方引入地脉有此龍兵法有此陣

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慑圍阻千乘萬

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
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
功列陳繫獲虜分賞而祿是壞地盡於功賞而
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
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
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
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
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
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

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氏（音虞）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評）看他源源結法漢以下不知下多少稅合關照更向下謀於末多文家此足

令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評）篇最難解故爲詳疏而論之亦意逆之耳大指或可通小小參差自在不求甚解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通以人軌則得用之數以田則得穀之數而因合於幣之數乃終歲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古貴反之通今吳方言謂計大略

曰橫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鱉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深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

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
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
之幣(通)環一年而周曰環乘乘法也載也田軌之
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通)周禮國服之法
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
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通)此有省補之意
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通)寄
幣即息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檳若干請為子什
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通)以餘補不足

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通)即上
滿其准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
也(通)與下重加十應此言幣下言穀女貢織帛苟
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通)如國厩息幣皆出而
留券償而還券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通)以
幣息穀又以穀息幣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
決穀反准賦軌幣(通)以國奉決徵穀及環穀應而
反輸則以數准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
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通)即上令曰十日而具

之法謂鄰縣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
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上下
令曰貧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
幣為上（注）兩相出入上下江南從積尸貲庫賈之
廢居也又富人兩頭責一甃一田大要執法主此
兩應曰執曰環曰來並還轉之義百都百縣軌據
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
下幣重而萬物輕通於下又幣物輕重貿市廢箸
之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

重十倍府官以市横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役）松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榮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

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泰豫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器械種鑲糧食必取要焉則豪大賈不得擅其利日春纈衣夏單衣捍寵纍箕勝籯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

按公器公衣假民以功事甚瑣然一衆官司之窮弱免于貸責豪富無所牟擅民費省而畯功時此

其符：的作 上之賦第 毋至時三十 日冬二十四

重衆之大政也王者務之何止倘國無藉于官而大夫其重矣又無儲于富人而猾賈居其贏矣此與平準相似而利相反也今北方州縣逃移荒蕪田土召民歸業開種官為備牛械于社給之亦此法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上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

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
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
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
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
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
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通)二家上
巨家小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評)具務
布幣假補不足農早作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
又為設散之穀不滯積牛馬歸賦此政之中有權

民與國兩富兵與食交足也興利中此為便策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通)千乘戰車之具承上庫斗馬言禄于曰牧于野故田外之貲壤主具馬乘有野之馬乘以損田之兵車足去丘邑而籍于野外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矣(通)朝夕高下輕重一為執之本二為執之輔三為執之將時之輕重所以

權朝夕高下為撿調者也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通）男耕女織國之本利故田不有木以無賊穀官無樹榮以無害功榮樹則庇明女紅于室無見焉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

（評）柴楂室奉棺槨與莊子狙杙高明麗禪傍同事異詞各成其工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脩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演)山租已密矣猶曰山之材同土之毛濫而室廬又甚濫而葬安生送死王者嘗為民經之又苛之手于仁孝何乃後世之病坊漏澤加春秋遠矣制載徙家無征詩詠行有死殣先王之恩于民如此

㊂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田九則之賦也故曰山國軌古山有虞澤有衡獺祭而後漁斧斤以時入乎歲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利歸侯名山大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然則一魚一木掌之上而下無與則後世之魚課山稅大寬政矣而木榷之抽亦大寬政矣且榷以征商非于民于津關非于山山林陂蕩聽于自業不亦薄取之極而浩蕩之仁哉井田之法絲有也何也田井挾而田外無今歲三征而

甲乘在外軍興無時當時之民亦苦矣故常私謂周一國之供足當今一省之半夏稅秋糧歲徭一藝于上其數可稽也而民安生而樂業熙熙已二百五十年故我

祖列宗之功得位之正三代無及也惡與官常之肅賦民之寬三代無有也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

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

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千見反紬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天下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通〕黔落點解意古謂民黔首是為民立村落也乃量定力之壑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準下陰相隸〔通〕下相求備準下陰相隸者廢著之貰居積于

下以除要民之急而隷役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
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適)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
輸上收居利下無除隷此以不平平也無權而平
則不平矣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
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
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
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
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
則吾九為餘於數(適)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阨守

豈以阸之贏守豊之賤兩質相徵而九常餘一上十當四而阸穀一而上十藏分于幣十去九當豊而錢穀十而去九藏分于穀筴豊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適）賈一賈

十賈三十賈百是上一可為十十可為百也故曰流筴流變易無常也故百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之國比千千比萬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

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演）准乎其流史記名青取
此一國所流可通隣傾調之天下一家將誰調乎
動未形而守已成第國自為賈以政為决寘予准
乃使天下貴賤運輸而官市轉載之費不空天下
乎又無地不縣轄無日不貿遷天下不可以一國
之治治也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
之筴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
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同何謂決塞管子
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

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通)仁慈孝之表樹高置國脊勸焉仁務相愛而交往慈務厚業其子孫孝務竭事其父毋故物之用切而上乘權以守筴常決運其半以下通塞藏其半以上隸年決年塞年出入往來如日月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古王之治曰既富方穀有財有用故教幣已盈則有通以用之因用而教之樹表置高以興孝悉民乃勸行黃金直食以濱農醬民乃勤業一馬田一金衣以道官牧民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勤業養之數也勸行教之成也此以務財而足國獨上壅之哉與民而俱足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是用故國上下共之也足國上下善之也此謂執守數准乎流泉府之道故曰決塞塞不決泉不流泉不流壅而

捶盈盈必大溢壍必大潰上淂尺也乎故後世之
言與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誰守無斂富斂
為禍甞言于管氏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
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天下者也有大公無
小權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
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
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
石民之能樹不蠱葷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黃金
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

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𠩄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敺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

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筆永反說文與柄同）上五官扶下六家易卜二家當為一官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

謂以數行管子對曰數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評)兩機三言奇體亦奇以疾徐完上以度法禁繆引下此文家隱脈周以下無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

慝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簡）非往而戒來以刑禁也刑禁者華而不華心故問心禁一刑一禁一塞之一導之庶其四心弐要以政也不知聖人言德禮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唯施之矣策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匱）御神用寶從御穀物正號令國機徐疾之推策也下矣古先王置幣行其神

荻寶菟蹤不在民之妙權要主前民而通務以布為天下公也字有陰陽其術嬌假其用妝一波臣東海之子而偽羅以龍當人之貨是盜也盡心上盜行次則伯者而跖蹻之不若我禺氏玉汝漢金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上為託重而致御可月一握制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侯有守家不藏文仲山藻以居為重卜也故曰大人之器成敬神之也未開無貲數百里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

也求物反實地至泉曰閱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之以此意求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皆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故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

牛立寶曰無貲（立意為寶貲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謂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音溺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通行五月丁氏粟之可共三軍五月食也下文應明）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袁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半見也賦數也）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

月之食桓公之貢數文行中七年 通 七年貢數也
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
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寳國安行流 通 中二猶什二
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寳取
富家以出寳則貨行流而國安桓公曰何謂流管
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
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
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
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

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通）蓄飾者以寶蓄而以飾飾所謂與令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高蓋服紫皆令之紫貴也貴蓄而令飾上曰萬金下消倍焉矣進退乘時貴則退之賤又進之貴消盜心而愚民者也可醜哉此之謂乘時（通）下文重之相因時之化與乘時之法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

賤。倳當作
字蓋而作

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通)肥籍斂。是積貨于無用。故商工不適。而械器缺。皮幣不來。輕賦稅則穀賤少而在官之倳士無祿。山金立幣准穀而

投于下則藉之肥流而穀之貯壅則穀貴農勸作而不使流則幣行士得祿而效死卒祿者幣惟穀而穀信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直半也農

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遂不得不使

農作勤也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則貨適不籍歛而之農勤則穀多不輕賤而當故使民無有不

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

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
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
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
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
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
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

(通)十藏三游上握穀之重以御農藏穀祿幣上握幣之重以御士故農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乎官百能也穀貴則農之外餘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祿是我以

輕重勸其官能乃可官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

注　以其壤貢三筴權之輕重而物與穀高下惟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朝操母而市流子市債子而朝又操母一輕重矣塞之間而利筴在上大夫貢入縣所竊權而自肥

矣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通）問止此

令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通）

諸侯之貢旅至王衆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鉄空而農飢則亡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而宮衆之以居廢高下合民用而年利則天子不自權而諸侯竊權也上之大夫以幣穀之羨自還利以饒而不忠與之諸侯受其出以朋合而相與為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亡由天子不知權而下收其失是以名教通而奪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詳）景、公之齊景猶知曰有粟得而食諸與伯之君卿曰守國守穀而已矣鉅橋何以為人散數倉何以為人守七國任地富國之士用計然白圭之策而託于管者徒為青苗陰厲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春秋國穀

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糴[illegible][illegible]行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益出於此令言去三之一者謂[illegible]熟[illegible]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古晃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

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御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通)君據國筴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十歲于上三游于下也故大夫之委不得用貫斂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厚亦倣國服而推行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孟嘗之收責市義當時之大夫自還取美多有之且以盜國背君況于利笑乎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

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糴定價不旬而隣竟內之粟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糴于上戊申救荒議曰四方之賈不召而如流則四竟之穀不安而自平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

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句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

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

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
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適〕殘國
亡家藏於篋理財之王言也棧臺之錢鹿臺之布
一朝而今散豈不大費之王政哉顧崇所以為何
王者喻于仁霸國喻于利穀輕上據穀重下散積
分而得半幣據易穀幣布減穀又積分而得半二
歲而倍三是計邑之計心所不及而悝之口所
不屑道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
此以二歲收十年之積以節于國者奪于民民斬

以得疏久以得剝外以得肚內以得欲上何

而下何思終歲之積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

當剝歛之無窮幾十年民其敝矣為此術者為夫

世家鉅賈之弁權廢居之厚曰同息耳下笑之不

如上笑之然而以時笑不若以時補助也是先王

之無心于利也上無心于利利歸民矣上有心于

利利倍上矣夫棧臺鹿臺為貸家之出毋權乎散

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又不如長乎毋存而子輕

民利困亦利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

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之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三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通）穀輕散幣而據穀穀重籍錢而徹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

然。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通以上歲之穀輕賈去分當下之重賈益分以幣准執是上之二分下之四分也藏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歲而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摘斂者也布征之籍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為一戶百畝加百為十戶准十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歛幣以藏歲而後布幣重則穀減此以幣執穀者也上常操穀幣之權輕重為散收之通上下故常三上而一下曰復筴明歲復准今歲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

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國禁大夫無什於重而君自出穀以幣賦祿而以大夫祿為出吳云奪之以會也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國斂三賦七正是什而去七什三為餘也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術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奢而散

通 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奢而散財於民謂不予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壟美其室一以奢為務則農事市廛無所牟利而女織亦埋之地而已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

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廛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緰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之家復游於其間通戚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大夫之委大夫重藏輕國皆主出責所謂輕重之家游於其間也唯軍興為甚史美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無鹽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據其息矣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

有始與四時廢起（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嵩射利而擅贏今富人大賈穀冬居夏出絲夏居秋出其行貴細民亦依為法曰兩頭帳

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

千(通)用若干乎價也重用若干荒年價也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

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柰何(即臣乘馬所謂幣乘馬者臣猶言也臣若)(以幣為準而以重財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為卿二千五百家為黨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

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通)以幣易穀什倍又易財物什二皮革等物是也藏於鄉州民用假于上出之為責矩券之藏從責之決穀物皆然當其用也定之以日鄉州各決藏徵給之民就而庸之一日

而所決平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

皆償也言應公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償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設倍重其有文葉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令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來都種根之額皆宮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薄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首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隨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

令刀布

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通）直事若事所以省勸圉牧

牧人之養也養事勤而息則直多少別減之既[illegible]稱事蓄視乃不失牧乃蕃息折殂羸死之罰去都縣之秩奪其職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威言多始以游祠通大夫列民之用牢筴通而國筴乃通矣大夫家合游繇時列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以異也大夫不繇贊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通合游如社會釀飲之類燕會之貴與山祠牲牢踊倍國筴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

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逹）漢桀三人羣欲君子以為苟此通笑合游又無澄弁不以傚示而以修淫一時之權來國決也乎仲之不拎豆信乎恥受禮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決之國有漏壞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

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洪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壞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註）漏壞北于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給于本而工末末器之貿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勢而設權救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筦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

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通高下萬物或重斂重幣以傾鄰而游流守朝夕調則天下一家無所底傾為廢居乘時以調其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